



## 终于长大了

□黄俊生

海门,南通的一个区,这个名字用了至少1000多年。

海门这个地名,不属于自己专享,浙江、广东都有。通常,一个地名在悠长的历史长河里总会发生几次更名、变化,譬如南通主城区崇川,在1000年的建制史上,就曾有狼山、静海、通州、崇州、崇川这些称谓,而海门于后周显德五年(958)与静海同一天设县后,就基本固定下这个名称。

北宋之前,胡逗洲以东水面出现顾俊沙、东洲、布洲以及名称已失考的许多小沙洲,这些沙洲均处于长江入海口,便有一个共同的名字:海门岛。那个时候,长江的脾气有点捉摸不定,主泓在入海口像龙的尾巴一样扫来扫去,一会儿向北贴近,一会儿朝南靠拢,致使江口的沙洲涨了坍,坍了再涨,极不稳定。顾俊沙几经涨消,最终形成崇明岛主体,东洲和布洲涨成一个洲,叫东布洲,成为海门县的主体,并且与西边的胡逗洲紧密结合成为陆地,海门岛其“岛”的形态消失了,海门岛这个名字逐渐被人淡忘,但“海门”作为海门岛的历史记忆,却一直沿用至今。

万千世界引人无限遐想,曾有传说,9000多年前,浩瀚的大西洋中有一岛,岛上有一个富足的国家,人民陶然自乐,尽享繁华。忽有一天,这块美丽富饶的岛屿悄然消失了。这个传说虽然很美,但毕竟是传说。而在波涛滚滚的黄海之上,海门岛倏忽间涨,倏忽间消,却是确切的存在,故事就发生在几百年至一千年之间。

有多部历史典籍清晰地记载过海门

岛。南宋祝穆编撰的《方舆胜览》最先提到“犯死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、通州海门岛”,明嘉靖年间胡宗宪的沿海军事图籍《筹海图编》标识海门岛位于黄洋沙和甜水港东北的海中;明万历《通州志》记载“海门岛在州东北海中,宋犯罪者都有配于此。今没于海”。清咸丰年间通州人曹长恩在《东洲偶闻录》中的描述,不仅详细,还很具文学色彩:“海门岛居东海中,其形如伞如菌蕈,流入又称之为菌子洲,菌柄对陆地,菌伞对大海,柄长十四五里,宽可三里,伞最宽处八十里,渐向海外伸展紧缩呈一穹窿形。”直接用文学样式来描述海门岛的则是清代诗人陆进,他近六百言的《海门岛赋》开宗明义地说:岛“在东南海中。兹登狼山眺望东北,隐隐一痕,其即是舆”。

海门岛一度是五代吴国的经济中心,重要的渔业、盐业生产基地。它们雄踞江口,犹如出入江海的门户,控制海上交通,乃兵家必争之地,钱镠吴越与杨行密吴国经常在海门发生争战,抢夺这块蛋糕。《五代十国大事件编·公元919年四月》中记载:

梁命吴越大举伐吴,钱传瓘率战舰五百艘与吴将彭彦章大战于狼山江。传瓘命每船皆载灰、豆、沙,战起使顺风扬灰,吴人目不能开;及船舷相接,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,豆为战血所渍,吴人践之皆僵仆。传瓘因纵火焚吴船,吴兵大败,彦章自杀。传瓘俘吴裨将七十人,斩首百余级,焚战舰四百艘。

这段叙述颇有意思。吴越主帅钱传

瓘诡计多端,能想到的计谋都想到了,其手段几近无赖。钱传瓘受后梁指派,从海门岛集结,溯江至狼山江面,与彭彦章率领的吴军水师遭遇。钱传瓘下令抢占上风水上,取得地势之利,在上风向敌方扬石灰、草灰,迷惑眼目,吴军水兵连呼吸都困难,在双方战船交接时,向对方甲板抛撒黄豆、赤豆,令敌站立不稳而滑倒,再用火箭攻击敌船施帆,吴军战舰几乎焚毁殆尽,主帅彭彦章被迫自刎。

战争没有永远的赢家。吴越与吴国连年征战,互有胜负,均疲惫不堪,还是罢战息兵,才获得休养生息机会,和平共处数十年。吴越与吴国罢战期间,东布洲与通州大陆完成连接,长江北岸砂砾扩展到现在的启东东部一带,其东南顶端古称宋蓼角嘴。东布洲的连陆是南通成陆史上的第三次沙洲大并接。

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情况就比较复杂了,长江口就像军阀混战一样,局面乱成一锅粥,潮涨潮落,沙涨沙退,今日是沙岛,明天为汪洋,人们随着岸线进退而迁徙,田无固畴,家无定所。公元958年海门建县之初,曾是长江口北岸一个大县,有三乡一镇,户口一百二十里,按一里作一百一十户计,达一万三千户。宋元以来,海门县沿江地带多次发生水灾,县城东洲镇屡遭江潮巨涛冲击。从元至正年到清康熙年的300多年间,海门县因坍塌而多次迁移县城,县境除吕四一角外,几乎没有土地了,只得割借通州部分土地,维持残局。清康熙十一年(1672),海门县

不得不撤县为乡,并入通州。与此同时,通州东部盐场也被江潮侵蚀殆尽,金沙镇以东到吕四,只剩东西长、南北狭的半岛,楔入海中。

令人惊喜的是,到了清代,通州东南、崇明岛以北的长江水道中,又冒出来数十个沙洲,这片水域原为海门县坍塌的范围,就是说,海门县又长出来了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,新沙出水,通州、崇明县两地以及江南的农民纷纷登陆,进行围垦,由垦民争地而引起的纠纷不断,于是,江苏省巡抚报请清廷设立海门厅,归江苏省管辖,以平息争沙纠纷。清乾隆三十三年(1768),通州、崇明两地划出40个沙洲,建立海门直隶厅。

海门设厅前后,东南海口附近又涨出了一些沙洲,最早出现的是惠安沙,其后四周又有永丰沙、永泰沙、永兴沙、永旺沙等新沙长出。由于这些沙洲接近崇明县,大多由崇明移民开垦,归崇明县管辖,时称“崇明外沙”。这些沙洲在清光绪年间(1871—1908),终于和通州陆地连成一体。1928年,在崇明外沙设立启东县,以此为标志,南通东部境域最终形成。

南通,在长江与大海中苦苦挣扎了5000多年,终于长成今天的模样,成为中国年轻而极具活力之地。《南通传》连载第一章《浮海为洲:江与海的儿子(五)》

## 丝路花语

## 南通楹联

### “雅俗共赏” 费范九

□李建东

费范九(1887—1967),名师洪,南通县人。幼年勤奋好学,州试名列榜首。后入江宁法政学堂攻读,成绩斐然。毕业后,参与办理两淮盐务。民国初年回通,协助张謇兴办水利保坍工程,主编《南通报》,关心家乡建设,筑道路,修桥梁,建经社,修复古迹曹公亭。民国十七年(1928),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,就任编辑,悉心研究古籍,查对善本,整理出版。朱庆澜、叶恭绍慕其名,借调主持景印碑石宋版藏经,数载成书,蔚为大观。由此潜心佛学,自号“慧茂”。曾收集南通历代金石书画,并筹资影印《南通金石志》《南通名画集》《南通书画大观》等专辑。1954年退休后,商务印书馆特赠予题有“为了祖国文化,你贡献了一份力量”的锦旗。晚年,为南通市人大代表、市政协委员,为地方大事竭智尽力。一生布衣蔬食,克己奉公,谦以待人。著有《淡远楼诗》等。为保存地方文史资料,将收藏的书籍字画分赠南通博物苑、图书馆和师范学校。

有意思的是,费先生擅以美曰“俪语”的形式,收集了五十多副各式“联句”。用费范九的定义:“词者,诗之余也,余则谓联亦诗之余也。……善变者惟匪有余于诗,抑必有余于文。文必兼骈散之长,然后能以排比之词运单行之气,并世健者间尝见而知之……”(《淡远楼从墨·原序一》)这里简用“联”为“诗之余”,虽不十分周严,但下谈“联”兼骈散之长,且以排比之词运单行之气,确含几分道理。事实上,真正的震耳顿悟的佳联,与多蕴藉的诗,还是有一定差别的。且欣赏费范九之佳联:

东南斥群屋,冀尽楼之才,桑柘稻粱,时时得田野趣;

晨夕获安居,敢欲予所欲,图书琴剑,一一作师友观。

——《淡远楼》

此为多分句联,上下联意义有所推进。上联四分句写“楼”,重点在“得田野趣”;下联四分句写“人”,重点落“图书琴剑”。其短联写得也颇生奇趣。如下:

传家北海风骚主;

作客西园书画禅。

——《赠苦李画师》

此为谭艺联。并非单一“谭艺”即可,而要“谭”得有意义,“谭”得有回味才是。

费先生堪称楹联大家,长制短章,皆能驾轻就熟;既不避辞藻,且雅俗共赏:折节与田父周旋,荷服棕鞋,曾以荷锄留小影;

报功有国人鼓舞,云车风马,岂惟社载英声。

——《代南通县农会挽张謇庵师》

尤为看到张謇先生曾饰一介农父小照者,体会更是深刻。整联具体具象,且蕴大气;明白晓畅,不事艰涩,且给稍谙事物者以无限联想。



## 琴僧云闲

□赵一峰

琴为朱熹旧藏,但从黑色看又不可轻易下此定论,又不能排除与朱夫子的渊源。

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”“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这一腹款,据载与1919年苏州怡园琴会刊行的《会琴实纪》卷六《琴考》记载的吴兰荪藏仲尼式琴“虎阜梵音”的腹款“光绪十二年云闲重修,螭山琴士韵泉顾氏监修”极为接近,吴兰荪亦是近代吴门琴派大师。这两处记载都提到两个人物“云闲”和“顾韵泉”。这个云闲即姜家老二,顾韵泉是他的掘港同乡,二人均为当时琴坛名宿。

云闲(1839—1912),法号空尘,俗名永贵。云闲哥哥,名永富,亦信佛教,大家呼之为“姜道人”,是个佛家居士,后来在家中开茶馆为业。之所以有“姜道人”的称呼,可能是当过某个庙里的“香火道人”,负责管理庙里香火杂役,极有可能是在东林禅院。云闲自幼聪颖,出家前还曾教授蒙童,到东林禅院出家后佛学日益精进,后在江南受戒,返回掘港担任东林禅院住持。

云闲悬鹤高远,潜行佛学,任住持期间禁止寺内僧人为俗家经忏,拿庙产为百姓施粥(药)舍棺等。云闲的作为引起东林禅院庙董们的不满,直接导致了云闲的“下台”。住持当不成,云闲索性去了江南,这一离开,竟也成就了他后来在古琴界的“大名”,掘港的舞台实在是太小。

云闲携琴访友,纵横燕、齐、楚、吴、越数十载,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广陵派古琴大师,1893年著成《枯木禅琴谱》传世,琴学讲究传承,其弟子黄勉之、再传弟子杨时百(宗稷)、三传弟子管平湖都是开启一代琴风的琴坛重镇。

三

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云闲法师回到了家乡如皋县掘港场,此次回来是重修祖坟。云闲离家多年,掘港本地人看来他只是一个云游在外的和尚,姜家二候。云闲回来后严守戒律,并不在家中居住,而是挂单在东林禅院。为何那一年重修祖坟姜家后人也不大清楚,笔者猜测是云闲要给后人一个交代。兄弟二人只身逃到掘港,在此开枝散叶,与祖籍地句容已无联系,重修祖坟(衣冠冢)立碑以示不忘先祖。此时姜道人已去世,碑立在姜道人墓旁。姜家祖坟位于掘港南郊,今掘港街道南社区掘兵路东侧,当时姜家经济状况一般,就随意找了一块花岗岩石碑,从材质看大概就是街上铺的石板。碑文刻:光绪二十五年,姜氏之墓,后裔云闲立。云闲重修祖坟后,对掘港已了无牵挂,挥了挥手和家人道别,说了句:我再也不家来了。果然再也没有回掘港。

1967年掘港周边农村开展“平坟运动”,“姜道人”二孙姜寅泉带领小儿子姜振祥和姜氏子侄们一起将祖坟平了,挖出棺木,捡拾骨骸,将祖先遗骨埋葬在附近一棵大柳树下。众人正预将那块云闲立的石碑埋入土中时,姜寅泉立刻制止,并叫小儿子将石碑带回家中。此时姜家已住在东圈门巷,石碑也一直放在姜振

祥家院子里一直到2017年掘港东街拆迁。拆迁后,姜振祥将墓碑依“衣冠冢”例埋葬到掘港西郊公墓,作为姜氏祖坟。

四

关于云闲俗家情况过去知之甚少,一直认为是吴县人。如皋知县周际霖主持修撰的《如皋县续志》对云闲的记载也较为简略:云闲居东林院,皆掘港僧,遍游名山大川,以诗书琴画名于时。赵曾望与云闲为同时代人,同在掘港,多有交集,所著《江南赵氏儒联从话》载:又有闲云上人者,初主毗山东林禅院,后游吴门,吴清卿抚军使居沧浪亭丈室。翁叔平协揆以其知心,辄出碑版示之,由此名曰噪。顾頫喜弹琴,自称“枯木禅”。……是在彼教中亦可谓嘉话耳。杨葆光为云闲作《小传》记载:上人少孤,以训蒙为业。未弱冠即厌弃浊世,投迹空门,学琴于牧村禅师。继恐其不广,乃出游不返。杨葆光的记载来源于朱兆蓉的口述,“云闲少孤”一说与姜家后人回忆吻合,但“未弱冠即厌弃浊世,投迹空门”未必准确,至于云闲出家的直接原因,笔者倒是倾向于姜家后人的说法是由于家贫。

1957年邑人杭继宗编撰《掘港镇乡土历史》,有简要记述:云闲,同治间东林禅院僧,冷泉之徒。善抚琴,精音律,工诗词,擅写兰竹,并善篆书。杭继宗的记述应该是源于采访和地方志。1980年编撰《掘港镇志》《如东县志》未有记载;2007年新编《掘港镇志》全文引用杭继宗的记载;2015年出版《如东县志》则较翔实。

五

2021年,如东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剑坤得知云闲所立墓碑在西郊公墓,联系姜振祥,动员其捐给县博物馆,无奈当时处于疫情期间而作罢。2023年,吴主任事项重提,姜振祥及家人积极响应,于清明节起墓碑捐赠给了县博物馆,9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。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,1899年云闲回乡立碑的无意之举解开一段尘封的往事,很幸运后人还可以在如东博物馆看到。

1967年掘港周边农村开展“平坟运动”,“姜道人”二孙姜寅泉带领小儿子姜振祥和姜氏子侄们一起将祖坟平了,挖出棺木,捡拾骨骸,将祖先遗骨埋葬在附近一棵大柳树下。众人正预将那块云闲立的石碑埋入土中时,姜寅泉立刻制止,并叫小儿子将石碑带回家中。此时姜家已住在东圈门巷,石碑也一直放在姜振



## 西风猎猎柿子红

□孙同林

深秋,枝头上红彤彤的柿子点亮了天空。民谚说:“立秋核桃白露梨,寒露柿子红了皮。”霜降时节,正是吃柿子的好时光。

前些年,因“脾胃不和”我很少吃柿子,不知是何缘故,近年来,我“能够”吃柿子了。在农村,吃柿子不用买,家里有,亲戚家送。乡下来的柿子,现采,摘下来时还有点硬,放在阳台上十天半月就软了,黄里透红,想吃,把“宝盖”揭开,口对着吸,一股凉凉的,柔软的,不用咀嚼,自然而然地“流”进肚子里。由此常念及《秋日食柿》:“秋入小城凉入骨,无人不道柿子熟。红颜未破馋涎落,油膩香甜世上无。”

柿子除鲜食,亦可制作柿子干、柿子饼,也可加工柿子汁,酿柿子醋,柿子酒。宋代孔平仲有《咏无核红柿》诗:“林中有丹果,压枝一何稠!为柿已软美,嗟尔骨亦柔。风霜变颜色,雨露加膏油。大哉造化心,于尔何绸缪。荆筐载趋市,价贱良易求。剖心无所有,人口相投。为果外屈强,老者所不收。为枣中亦刚,饲儿戴其喉。众言咀嚼快,惟尔无所忧。排罗置前列,圆熟当高秋。”这首诗所描述的境况,与今并无二致。清代诗人查慎行钟情柿子饼:“齿疏宜软美,喉润觉清空。止嗽方殊验,回肠味无穷。”他也喜欢柿子酒:“尚想青垂野径,忽惊红眩微醺。从今细雨残更后,每到醒时定忆君。”

中国是柿子原产地,栽种柿子已有上千年历史。据唐《酉阳杂俎》载,柿有七绝:“一多寿,二多阴,三无鸟巢,四无虫蠹,五霜叶可玩,六嘉实,七落叶肥滑,可以临书。”《齐民要术》上有柿树的种植方法以及柿子的保藏法记载。古代药书《别录》《唐本草》《本草纲目》等均载有柿子的生态和药用功能。

千百年来,关于柿子的传说很多,最广为人知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封一棵柿子树为“凌霜侯”的故事。年轻时的朱元璋,因贫困无粮充饥,见一断墙处有一棵柿树,树上柿子已经红熟,因取食之,救了他一命,后来他带兵路过此处,柿树犹在,忙下马,解下红袍给它披上,并说“封你‘凌霜侯’”。

唐以降,为柿子留下诗文的墨客不少,我觉得尤以宋代何梦桂的《秋思有感》最佳:“落日西风捲白沙,关山万里客思家。芦花雁断无来信,柿子霜红满树鸦。”在写出柿子成熟时风情的同时,写出异乡客的思乡情怀。

元代杂剧《西厢记》“长亭惜别”中,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词: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。”其中,“霜林醉”即是柿子树的醉人秋色。皮似竹的“客省萧条柿叶红”,楼台如画倚霜空”也是赞美秋日柿子的名句。上千年,柿树为国人建构了美丽的秋日画卷。

柿子是民间的吉祥果,很多人都对它情有独钟。因“柿”与“事”“世”谐音,古人便将诸多喜庆吉祥的内涵融入其中,如“事事安顺”“事事有余”“事事清白”“五世同堂”等等;或与“如意”之物组合在一起,组成“事事如意”的吉祥图案,常用于生辰、庆贺、婚礼之器物。因为柿子多红色圆形,由此又有了“永结同心”的文化意蕴。在柿子之乡,男婚女嫁常以柿子相赠,或以柿饼泡茶款待客人,以祝愿生活幸福甜蜜,新婚夫妇心心相印。

柿子曾是白石老人最常画的题材之一,